# 牧齋有學集

#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 神道碑

### 和州魯氏先塋神道碑銘

余以餘年頹景討論史事蕉園之藏竹簡之籍州次部居爰有端緒祝融作虐蕩無餘燼仰天而哭之自此絕意于纂述矣和陽司馬公以先世事狀策命見玩乃喟然而歎曰嗟乎劫灰盡而昆明開川流沒而碣石在於斯時也覯斯編也豈非三百年天球琬琰猶在人間而宿老遺民所樂爲鋪陳敭厲者與乃按而叙之曰魯氏濠之鍾離人高皇帝龍與自滁入和

福二兄弟四人從軍功多不受爵散居全椒和陽而福二居和之雞籠鄉福二生文天順間以篤行徵文生知知生資資生崑崑生四子其季則教授公也公諱思問字汝祥少孤爲諸生攝衣冠之學宮緩步閭巷風謖謖出縫紙間合巹之夕猶張燈夜讀夫婦相莊師弟子如也壯歲授徒講誦如大師須禮甚嚴肅于夏楚八試瑣院歲貢授沛縣訓導七載升儀真教諭公教授弟子所得束修羊分給從子及甥不名一錢爲學官敦名行崇教條卹孤寒育才俊計口食奉貧逾于諸生時在沛張給事貞觀以諫國本里居公

敬事之危坐抗論不少引屈曰吾師儒道如是也在
儀箕醮使伻請通族譜公力謝却曰吾豈以侍中貂
易青青子衿也久之遷爵府教授遂致仕歸家居二
十餘年以六德淑鄉里以四教課子孫褒衣大帶渥
顏秀眉兒童婦女咸指目爲人瑞沒而士類師尊之
皆曰鄉先生可祭于社者也公與其元配張內行淳
備齊眉一德享年皆八十餘天啓間先後考終葬于
某地之某阡子二人長一惠字和之授官把總次一
連字逸少例貢任崇仁縣主簿司馬公名可藻則崇
仁之子也蓋教授公沒後十有三年而和陽有乙亥

之變先是流賊躪滁焚巢司馬請以族行不可則奉其父母僦居南都甫告行而城陷把總公角巾布袍立城東塘水中賊泅而執之脅以刃不屈訶曰好硬老子取鄱甎擊破頭顱推沒水而死把總之長子諸生可爲字堯父守峨眉墩城賊登陴執之不出一語賊怒刃亂下終不一語而死妻王氏亦死死池水中而崇仁三女長適章携六歲女及一婢投舍旁草屋焚死次適王貽書數千言訣別父母解襪帶束頸一縊而死𨚗城之陷也死者二十萬人曾氏爲烈曾氏死者百餘人教授公一門爲烈教授公訓戒子姓每稱

引古語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斯其芳風流塵願不遠
與崇仁公少穎異博學善名理通老莊家言其爲人
經奇倜儻困貧地佐邑非其好也然不以薄宦少自
假易焚枯食淡齋厨蕭然爬搔民瘼戴星出入聞訃
歸不復出申酉之交碎兵洲西山中思家念國怫鬱
盤牙時登崔嵬北望慟哭抵家旬日病猶自力端坐
而逝瀰留之際循其髮而語曰此種種者幸留以下
見先人可以瞑矣丙戌歲之五月也享年六十有九
椎眉于教授公墓旁須大葬焉司馬旣對歔休命光
賁壞言告舊史俾書隧道之碑余惟曾氏福二兄弟

當龍興之日攀鱗附爪佽助大業知止善息歸耕終老有餘不盡五世其昌教授公劬躬肅後啓佑司馬爲晉士稚爲宗伯紀其裘之美侔于帶礪積厚流光斯已信矣自寶甫出於綸方胙顧汲汲焉申寵命闡先德發皇幽潛惟恐不及者凡以述草昧之緒業著豐芑之盛事於颷迴霧塞之後歷昭融鴻朗之思用以標表權輿萌達兆覞其用意良遠非苟然而已也余爲粗述梗槩稱比古人先塋昭德之例敘已執筆而深思憮然而不自舍也蓋有徵焉亦有望焉云耳系之銘曰

眞人龍興定江滸焦師和陽耀神武豐沛雲從有四
魯植髮如竿氣成虎定鼎功成解行伍卷甲韜戈投
四弩長揖歸田築場圃周家豐鎬漢鄠杜家世城南
近尺五五世其昌綰綸組文章玉杯器簠簋矩彝規
重武章甫沒祀瞽宗列豆俎繼義成風繩爾祖赤眉
黃犢敢余侮烈火淸流利刃斧骨拒骸撐激頑廝祟
仁華顛髮垂纓闔棺全歸豈牖下　柏柏司馬微
管侶邕管崎嶇壓城旅指日拏雲心赤苦手捧天章
下北戶漆書金管焴堂斧重泉長夜皎日午丹誠晃
郞白骨舞還覩周原正膴膴金盌珠衣尚塵土拜命

有神心亦憮日車曈曨若木吐岷江濫觴豈能柱南山有石比石鼓如椽大筆天可補舊史載筆匪誇詡篆刻豐碑詔終古

新鄉張府君合葬神道碑

新鄉張府君諱某字含悍先世家廬太山洪洞下永樂中徙衞輝府新鄉縣之送佛村世有隱德七傳而生江江生行高行高生登登生四子府君其長男也天啓丁卯以明經貢大庭授太康儒學訓導陞武陟教諭崇禎戊寅之歲擢眞定府通判投劾致仕以子司馬公貴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辛巳歲十月十

三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先娶李贈孺人繼王累
贈太孺人生四子叔卽司馬公緒彥也又繼胡封太
孺人府君卒踰月葬於某地之阡越八年戊子司馬
公奉胡孺人柩偕二母合祔于公排纘事狀俾謙益
書隧道之碑按狀府君身偉幹倜儻負大節爲文章
師法三蘇不以餖飣爲工長垣李司馬化龍督學中
州嘆異之曰此河雒偉人也累躓鎖院爲文學掌故
不以廣文官冷少自假易寇大舉薄太康長吏物故
腰刀袴褶率士民登城礮車如雷目不一瞚寇被創
引去署邑篆察奸摘伏老吏抱牘請署手目掉眩鄭

庶人尉卒殺武陟民于市有司莫敢問公力諍之上官嬌尾厲角詞辨導涌抵罪論死庶人推胷頓足無一難也司馬舉進士授澗令鄘還問寇壘千里親朋掩淚相向府君太呼曰車驅之王事靡盬豈見女子執手刺刺時乎司馬以翰林簡討改兵垣府君曰若懋勉之以七尺奉聖主吾戴頭歸矣而為德于鄉大飢出囷粟活萬人先帝手詔旌之晚年循墻視影三命滋盎共常大署其室曰心吾因以為號其學問得力如此公三娶皆有婦德王孺人裙布纖維相夫課子時人以母師而亂之方殷也司馬出萬死一生唱

義殺賊壁壘孤懸烽火四接胡孺人攜弱婦稚孫閒行萬里間關匍匐孺人之丕報府君可謂俊生不悔矣嗚呼士君子積學厲行輪囷結轖而發聞于其子者多矣生有綸綍之寵沒有堂斧之封茲琰之錄載在國史金石之文徵諸家乘此其常也如府君者高明巘融未竟于生前板蕩流離降割于身後陳根未宿家室如鵾鴞棲集于墓門訓狐叫號于封樹迨乎風塵甫息道路載夷司馬乃得以收召魂魄蘇息創痍妥侑先靈修合兆域於是乎佳城鬱然松楸滋茂夜臺之伉儷執手慰勞鄉里之婦孺捫淚相告德厚

流光豈可誣哉司馬忠誠純孝蘊義生風為人臣子可以無憾其為合葬事畧痛憤苞塞情事盤互弘演之剖肝未納胥中之泣血猶漬讀其詞者猶為之酸鼻裂吻不忍終篇而况于親為之者乎古今忠臣孝子遘此者與有幾古今豐碑貞珉大書深刻文章之放是者與有幾謙益固辭不獲請廻翔躑躅輟簡閣筆者數四謹為援据事狀揚榷梗槩而系之以銘曰

惟岳降神自中嵩張星自昔居河東文昌一宿應天中張仲孝友令則公亡書十篋羅心胸幕門老表識駮雄儒冠連蹇道側豐楹衣升堂為禮頌甲冑干櫓

枝臨衝長虵封豕猶蟻蠓鉛刀一割無留蹤束書歸
臥誅蒿蓬收貯元氣還旻穹有子祉美帝簡崇橫流
滄海替奮庸天崩地圻降鞠凶稀山塡海心力窮乘
海貿易梯航通玄堂石闕加新封禮成望拜金粟風
血流漬染啼鵑紅帶劒上壠誰則恫百年臣子罔極
同丹書銀管旌玄宮史失求野愸替噮樸學敢誇礱
悅工誰哉庾辭麥鞠窮南山有石深刻龕杞天虞日
翳厥衷金銷石泐徵無終

明故貴州永寧州吏目封行人司行人贈吏部

稽勳淸吏司主事李公墓碑

李公諱尚惠字子昭其先唐西平王晟也西平第七子憲觀察江西憲子游刺袁州始去長安家江西入明朝徙居吉水谷村者曰唐自南唐迄今九百餘歲二十五傳而生公曾祖學錄公衍祖縣令公楷舉鄉書三爲令有異政從羅文恭講學學者稱株山先生父都事公時學試策入等選忠義中衛經歷升四川都司都事公生隆慶戊午卒天啓丁卯六月得年七十其葬之歲爲戊辰爲崇禎元年以行人司行人封公以吏部稽勲主事贈公者今兵部侍郎元鼎也公生而秀羸從卜人言乳于比隣劉姥一夕大雷雨忽

失所在姥驚呼孰炬大索得之屋後松山䠶踸自若人知非凡兒也少讀書作文能兼數人都事公叅戚少保軍事公單騎覘省薊門上命右司馬大閱邊騎十六萬雲集厨傳賞賚皆倚都事公公弱冠書生白褌單裙奮袖指麾咄嗟治辦少保詗得之請與相見長揖就席雄姿英發少保與語移時嘆曰子他日經國手也公益自喜周視塞垣慨然有　之志累試不利始仕得保定府館較楚人熊廷弼爲司理踔悍驁厲下吏仰視喘汗獨雅重公引與平亭決獄商人爲奸利把持稅使陰事熊盛怒稅使以屬公公

郡商人賄案治其奸狀而白稅使能喜曰此健吏能與我抗曲直者署安肅令八月鈞金束矢必歸諸公爬搔利病不以傳遽為解衛所未僚或候缺老不能歸或暴卒一棺萬里側席而坐佽助經紀槖裝枵然不自惜也歲滿當遷部中大奄使人謂公幸少顧我當得美除公謝曰一官如芥子許寶絲貂寺何以見齊衛之士乎未幾左遷貴州永寧州吏目公曰君命也此馭以往濯厲如畿輔時假入覲以行遂致仕歸其宦跡始末如此公少壯負奇氣好讀司馬遷陳壽諸史刺取鈎貫以儲峙其方畧已而從曾恭端劉文

飭游納履鄒忠介之門本仁祖義澤于道德醇如也天性孝友都事歿京邸扶櫬過彭蠡湖風浪暴作隣舟覆沒伏棺呌號誓與俱沈俄而獲濟人以為今之庾公也教子以義方不瓚科督課既得第訓之曰吾生平敎學得力一不怕窮三字今以貽汝司馬公鐵厲志操蔚為名流公之家風也公先後凡五娶生司馬者彭氏累贈安人前娶彭贈孺人後娶邢封太安人子三人長即司馬公元鼎天啓壬戌進士由行人司擢吏部郎升光祿寺少卿今歷官兵部左侍郎娶羅封安人繼娶朱瑞昌奉國中尉議汝之女賢而有

文次孚鼎光祿寺大官署丞次貞鼎邑庠生孫男五人女三人嫁娶皆甲族光祿公葬公之後二十九年俾舊史錢謙益書其隧道之碑余惟吉州士大夫崇理學厲風節彬彬鄒魯鄒忠介李忠文其眉目也公爲忠介高足弟子于忠文父子爲族屬濡染磨礲故其文行嶷立有過人者其在吉州或以爲燕函越鎛夫人能之使其游光揚聲建豎當世出其一節亦將驚怖激絕以爲能事余故考德據實謹而書之用以著此邦文獻之美且使世之毀儒行斥正學惡砥柱而鐫之者亦將憮然而一歎也銘曰

使象服車用馬守閽牛鼎烹雞誰之過與介圭不琢
觚稜不圜係我堅白謝彼刻鏤有誇士龍或喻鼠璞
明珠夜光多則抵鵲不龎其躬歸成後人崑岡燔灼
黃麻不焚鬱鬱松楸園愍斯在舊史刻文敬訊千載

墓表

雲南按察司僉事陳君墓表

君諱本字之深姓陳氏其上世廬陽人明初徙建昌
之南城生十歲善屬文長爲羅明德弟子萬曆甲午
舉于鄉乃賣文以養父母癸丑以親老謁選授湖廣
承天府推官丁巳除外艱補廣東之高州兩考皆治

行第一天啓壬戌擢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乙丑春
側轉雲南按察司僉事視驛傳之官未久聞母訃丙
寅十二月廿八日以不勝喪卒于吉文亭年六十有
二君初入臺班人主幼冲奄寺竊柄國論霧冢陰陽
交爭抗章極論以搘拄世道區別賢奸爲己任諸所
彈劾皆能人要津雄唱雌和倚禁近爲囊橐者諸所
薦引告老成宿素觸邪指佞爲中外胥人所碪椎者
又多援据古義指斥左右近習斜封墨勅以摩切時
政尋小積不能容遂用側轉逐君當是時詔獄狼籍
忠貞糜爛飲章録牒歷厲以須君等君亦旦夕懼及

而僅以病死免其可悲也君祖諱經官岳州司庾父以忠用君南臺得贈母易氏封太孺人娶鄧氏生二子允衡允乾女七人君歿十七年崇禎壬午葬南昌之進塘又二十餘年允衡撰事狀請追銘于舊史氏謙益謙益壯歲登朝事友當世之君子三十年來推鄉忠介李忠文爲眉目二公者芒寒色正如五星之麗天而英人志士蘊義希風靡芒散翼落落然躔次相望彼固曰我江右士大夫也人之指而目之者亦曰此江右人物自以爲一輩者也於乎何其盛也丑寅之間鉤黨獄急忠介歿忠文退而君輩咸相繼譴

死于是乎江右之聲氣取次銷縮甚且倒戈反面而卒至于屈折腐敗不可復振然則江右之士氣與國之元氣魄兆盛衰如潮汐之消長如葭灰之輕重識微之君子能不為深思而永嘆乎允衡之謁詞也誠蓋有聞于鄉之先正而信為有徵也余以為君之章奏副在史館危言直節流聞丹青世固多哀其志而惜其命止于斯者可以無累書也若夫江右之士氣關乎國運桑滄之餘悠悠塵沉其能知而言之者亦鮮矣論著君之生平而假茲石以告焉其亦君之志也夫于是書之以遺允衡使之鑱諸墓上

周參軍墓表

吾友程孟陽詩人也而好談天下事謂海內多故小夫㑺臣憒眊不勝任所見布衣豪傑多有膽智氣力能爲縣官佐緩急者太倉周婁濱别駕其一人也婁濱爲新城王司馬記室談薊情邊畧熟爛如掌

薄余得見其人以孟陽爲知言衰老里居垂四十年周生雲驤述其父參軍事狀來請墓道之文余讀之戚戚然感余心焉參軍諱敏成字政甫别號存梧婁濱之族弟也曾祖贈奉政大夫室祖鑣父泖奉政兄弟取甲科者四人家世大姓爲儒才名籍甚廓落有

大畧與婁濱同志講求兵農經世之學意豁如也萬曆戊午舉於鄉四上春官不第崇禎辛未罷歸性伉俠觸忤州里貴人網絡張設踽踽無所騁東事方殷短衣匹馬投匭上書求一當　以自試婁濱止之曰朝右名急才非黃金火齊不足當貴人意高陽公督師新歸爲國求士可望而走也遂摳衣往謁奮髯抵掌抗論窮日夜高陽驚喜曰公向者安在不爲我關門助一臂立移書遼撫辟召贊畫遼東軍事遼撫新安方一藻也君得少自發舒畫地磨盾諸公皆爲傾倒居停副將王憲家刺探事發連染下詔獄上遣中

貴人滿獄論出之復職叅軍事如故會瞀人周元忠以講欵說遼撫遼撫持其議君力諍不能得亡何遂投劾乞歸周元忠者瞀而狡有口以善卜爲名彈琵琶琥珀詞出入 帳中自詭曾爲王化貞用間請往探東西諸部情形虛實說二 人來歸而其實則欲爲彼挾欵以愚我遼撫啓疏上聞武陵在中樞聞而狂喜以爲天賛我也蠟書抵關門日夕以謀欵爲事又爲大言罔上援引舜禹文王樂天保天下之語上下詔切責武陵惶恐孫謝而持之益堅嗟夫以一瞀人爲司命假西市以緩東征俾數年不來我得一意

辦賊而伺間以圖彼其說如撮空如說夢彼二人者合喙保任備極而易心也嫚書流聞武陵恐激上怒寄囑關門改竄其辭以就款局上不可命集議職方郎中趙光抃再疏駁正武陵詞窮無以應第曰臣終不敢以爲然武陵以督師出陳新甲主其議伏誅而事始寢由今觀之一時文武大吏有目無覩甘瞭師過朝之恥其不如君者多矣語有之瞽兩目眹奚爲弗殺元忠與彼二人兩目眹也其不眹者則君與職方而已矣高陽之當關也焚 書絕欵議嘗與余談瞽人事縻箸而嘆以國士遇君推轂如恐不及有由

然也君以巳卯歲歸田六年而國難作堅臥讀書歸心空門守雲棲淨戒十三年而卒七十有三娶朱氏繼張氏子四人雲驤雲駿雲駢雲驍其葬也雲驤來謁辭甚哀余謂君平生之可記者莫如受知于高陽其從事于遼拄督人之議可以愧當世之謀國者於是特爲論著伐石紀辭以告後世而舉所聞於吾友者以發其端亦以爲婁濱表焉婁濱諱履時歷任撫彝通判

故明死事孝廉陳君墓表

崇禎十年丁丑臨藍賊陷攸縣孝廉陳君拒戰死之

賊流寇之部落鼠竊豕突非有名王雜種滔天捲地之衆也攸長沙下邑非如常山雎陽四戰之地守一隅以捍天下也賊微則聲勢不大邑小則警報不廣而文武將吏失事逃遁者交關而擁蔽之君以一舉子橫身殉國穴頸洞胸斯可謂與古人爭烈矣朝無巨室之弔國無納官之卹英魂強魄悽風泣月旁魄下土于荒燐宿草之間嗚呼命矣夫君歿之三年子五簋葬君于祖塋後之子午阡漳浦臨江二閣部許爲誌傳不果五簋間行西南重趼奔問今年緇衣入吳請表父墓泣盡繼之以血余憐而許表之曰君諱

來學字開之宋世自金陵宦攸家焉子孫皆不仕元
父禎邑諸生也君少強學厲行以大人長德自命中
天啓丁卯鄉榜四上春官不第詩書經濟撐腸拄腹
將摩厲就選少有以自表見未行而難作嗚呼其可
哀也賊將及郊君告二守弁當潛兵伏石橋劫其營
弗聽既而曰離城三十里結營彼客我主必捷又弗
聽賊既至陣弁皇遽失伍君以腰扇裹頭大呼督戰
斬賊首三人賊大至趨君入室橫刀砍賊中五槍一
刃罵不絕口死石榴樹下君之兄黔寧吏目球學弟
諸生瑛學及兵民二百餘人皆力戰以死骸骨枝拒

無邦走者君死于丁丑十二月十七日年四十有二
娶江繼娶洪生五子五𥁞其長也余嘗誦楚人之歌
國殤其詞曰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弗懲而
其祭祀而歌思之也比于東皇司命無祟庳焉楚人
之重國恥志敵愾蹈揚風厲若此之切也故曰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而漢末東諸侯誅董卓長沙兵最先
至今君之死事國殤之遺烈也城下之役與君接踵
而死者猶故長沙之子弟也楚之餘黎傳芭伐鼓歌
九歌而祀君者固將久而不替其有倜儻輕俠酹酒
墓下髮植毛竪欷歔涕泗而不自禁者君之靈爽乘

風載雲亦將憑之以有爲也余竊有厚望焉狥五崑之請伐石而表之曰大明死事孝廉陳君之墓而又爲區明風烈敘次其梗槩用以示今之長沙子弟俾讀而有感云爾

明特贈翰林院待詔私謚孝介先生朱君墓表

嗚呼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而不亂危而不傾者在士氣之盛衰而已矣夫士氣之盛也士大夫鏃礪名行蘊義生風雖其身或不用道有未光其聲氣之所擊動若栴檀之香逆風而聞海內與被熏染而不自知及其衰也士大夫嫉名行如砥柱必欲鐫而去之容

頭借面蠅營狗苟于是海內風氣澌然索然如腐骨之載朽肉如凄風之萎殘葉物恥衰國論熸而淪胥版蕩馴至于不可爲余往在史局身罹部黨未嘗不嘆息于二正之季今者不死而表孝介先生之墓爲之廢卷閣筆俛仰悲慟而不能自已也孝介先生姓朱氏名陛宣德升其字也萬曆天啓間吳中名行著聞者則有若文文肅文起姚文毅孟長周忠介景文而張孝廉異度暨德升先後抗行張朱取科名躋禁近不若文姚厲節死忠丹青一世亦不若周身死之後吳中士論觀九京嗟百身者咸歸五君無行藏顯

隱異焉德升舉萬曆壬子鄉試卒于崇禎癸酉之十
一月踰年巡按御史祁公彪佳疏舉眞孝廉請謚風
厲海內先帝特命所司贈翰林院待詔其孤鑑等卜
葬何山之麓孟長私謚其孝介而異度誌其墓德升
歿後五君獨異度在余閒過泌園談德升遺事語異
度曰德升食貧貴不入公府其事親養志滌廁牏視
溲溺爲生孝銜哀毀瘠羸如枯木不勝喪爲死孝孝
介大節人所知也乙丑春奄禍方作吾黨有削籍出
國門者其門人避匿不出德升衆中面數之譙訶
墳赤退而愀然不樂人問之不置荅余謂德升雋善

責過偘直引義猶可能也愀然閔默退若自失不可能也由是觀之忠介急徴時素車周旋暫與同日其中心愀然閔默者已深遠矣豈徒以爲能事軒舉自命邪異度曰然此吾志所未及也予其識之太歲癸巳十二月十一日鎰用青烏家言改葬鄧尉山鳳鳴岡下屬余爲其志嗟夫德升之亡也在國家全盛之日惜才誅德者胥以有士不遇爲恨豈知夫葉落知秋壺冰知寒一士之存亡關于士氣之盛衰後之人咏邦國殄瘁之詩有退思而凄弔者乎迫于今二十餘年陵谷更矣頂踵易矣遺民故老皆茫然塵劫矣

德升環堵依然流風未沫平陵八尺猶有停車而愾嘆者信矣夫士氣之終不銷亡而葭灰黍律不與蘀風炎火偕變熄也異度之志備矣文無累書乃伐石而表之曰

有吳孝介改葬于茲肅揖再拜庶其企而有夫疾驅顏厚忸怩含戴齒髮如何弗思嗚呼斯石過者式之

芥菴道人塔前石表題辭

芥菴道人者崑山王在公孟夙也道人出宋文正公旦後曾祖同祖祖國子司業祖法贈刑部主事父炳璿德安府知府道人中萬曆甲午鄉舉歷官濟南同知

曉歸浮屠以卒斂以龕葬以石塔書曰芥菴道人紀
其終也道人長余二十年晚托末契記其生平行事
凡三變道人之少也風流倜儻左州右夏牽黃臂蒼
斥千金如涕吐已而折節爲儒讀書攻苦易衣并食
寒燈環堵人不知爲秦川貴公子也其爲經義也淸
眞簡妙鑴祓煩溢松風徐奏孤桐新引讀其文者咸
驚其文心道氣朗出天外已而試手爲吏令高苑衞
孝婦堤禁隣邑盜決去人水涸大旱露禱晝夜而雨
丞濟南用兵法步勒吏卒迫捕豪右輕俠放臀馬剽
劫者竿其首于木內尸虎穴中福藩之國緹騎惡子

皆搖手相戒妥尾而去叢劇病肅操刀能割不知爲
秀人偉生也山東地近三輔政聲傳聞道人一夕戒
舍人子束裝投劾竟去長吏皆驚怪其所爲過吳門
不抵家結茅習靜往來徑山天目石壺間泝大江入
蜀登峩嵋歷匡廬傅山而歸道人以憨山和尚爲本
師以聞谷諸上善人爲法侶以朱鷺白民爲善友繙
閱大藏修念佛三昧天啓[illegible]年丁母憂遷海鹽石佛
寺示脾疾屏醫藥六月八日子夜趺坐而逝葢其生
平才華忠節與夫文章吏治霜降水涸三變而歸于
寂滅此所以爲道人者也寅卯之交小阿附逆奄駸

嚴勸進道人語其徒曰此地近海北信朝以至則朝于斯夕以至則夕于斯疾革微笑曰可無煩魚腹矣幸趣埋我嗚呼佛祖之道去忠邪去孝邪慶善不悲釋種邪鄭春不淚肉身邪荷澤不濟收復蘭布裩不罵

邪昔者紫柏大師讀李芾傳悲慟怒侍者不哭欲推墮崖下憨山大師中興曹谿謂當如忠臣報國百死不悔道人少參紫柏晚歸海印死不忘君忠義之氣欝然此二老人眞骨血道人生一子先卒孫際舉于崇禎末年棲遲庠悄甘爲遺民今年過余而泣曰先祖塔在西山竺塢三十餘年歲時麥飯非首

陽之薇也請得夫子刻辭以代仁者之粟庶或饗焉余曰諾此吾志也遂書之假兹石以表

海陽孫徵士照隣墓碑

古之孝子親殁而不忍死其親也于是乎狠子之闕京兆之阡窮高極深致力于其所可盡而相誇詡以爲能事風氣漸開人知文章之爲重移其力于大書深刻以祈不朽而輓近世乃益靡矣萬曆中汪司馬以文章主盟䆠中徽人之思不朽其親者爭乞其片言隻字以爲天球琬琰而孫照隣之葬其親也又重之以方司徒王太原李京山之文碑版流傳照耀四

裔未及百年鉷中之文霜降水潦索然無有向之高文大篇亦皆翳然簡牘于是照隣之子丕璨以照隣之墓石請于松圓程孟陽孟陽歿又倩乳山道士林古度孫子之意以爲徵文于名公鉅卿以侈其親不若逸人遺老之近而有徵也蓋古之孝子所以不死其親者至于孫子而益窮其所請求亦三變而益切甚矣其可悲也而孫子之意不但已也介陳子伯璣請余爲其傳余不能知照隣而孟陽則所謂昔者吾友也余盛壯爲文章以孟陽爲鐵𥑮孟陽之期待余者不輕而余之自視不敢以不重孟陽旣歿余亦老

且㾓矣世人之施易余文日甚而余之爲文不得不輕今孫子方屬余以不朽其親而値余僝賎其文之日孫子之屬余也其重不啻萬鈞而以予文爲之引曾不足當一髮又何怪其迫蹙詘屈而無以承命乎然孝子之請不可以辭而佽璣助之益力乃按乳山子之狀而敘之曰孫君諱光宗字照鄰唐金吾上將軍之裔而貞愍公之子也孝友節俠蘊義生風先世荆園歸世父而自避地爲奕園與詩人滋景升輩嘯歌其中洗梧倚竹移日忘世者其生平也負笈吳越間與王百谷葛震父范東生李長蘅諸人班荆投

分名紙刺門無一俗子嗜好在山水詩書游戲篆刻與搢行相上下其餘事也少師事嘉興項希憲希憲視學山東念其食貧屢招之不往且死以長箋屬其子爾隣希憲命從子仲展為之師飲食教誨克有成立仲展余門人也君子謂孫項之交有終始而仲展之風義亦可書也嗚呼讀孫氏之家傳俛仰再世人子之欲不死其親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惜夫余文日益輕而無以塞孫子之意也古之人有所表著而懼其磨滅也上則刻之于山下則沉之于淵居今之世岸谷為陵余雖欲大書深刻倣古人之為也其又何

所措乎雖然斯文之屬于余固吾友孟陽有墜言而未竟者也去今十九年矣狥伯璣之請爲伐石而表其墓以終吾孟陽許劒之義則亦庶乎其可哉

太學生約之翁君墓表

洞庭之東山山廻水襲風氣堅密二百年來靈人秀士含章挺生而王濟之蔡九逵爲最木奴千頭列隊百重高貲富人公擅山川而翁氏爲最翁氏自建炎南渡卜居此山嘉靖中少山公邈用計然策起家鉅萬次子見滄公啓陽權奇倜儻不事纖微居積而家益大其子弟多讀書好行其德有聞於時而太學約

之君其魁然者也約之名彥博別字青崖爲見滄公第四子生而高顴豐頤具大人相規言矩行未嘗有子弟之過揣摩當世天下事數著可了才鋒四應意豁如也毁齒喪父以執喪聞奉母搤臂齧指沒身如嬰兒傾橐以扞[illegible]錫之難伯兄之歿也撫其子如子與朋友交以然諾爲生死構死梁涉餔餟絜湅歲大祲民無菜色無道殣鄉人以爲霖雨焉亂後勑戒閭里部署賓客子弟束伍完守鄉人以爲城池焉舉倍稱之息以市義緣手散去人或規之君笑曰釋氏以布施爲藏此戔戔者今入吾藏中矣築室考槃左琴

右書自比逸民遺老而以病卒年五十有五丙申歲臘月九日也子十人長天游邑諸生次天潮天澍天海天浩天波天淳天瀚天濬天泓女六人孫男女十人墓在金庭玉塢之陽余以乙未秋避地東山徧訪雅人高士而君已病不及見問與二三父老論此山人士風槩以爲約之如介圭蒼璧溫潤縝密而其精神乃時時見於山川不可掩也又踰年而約之遂歿國有俊民家有收子殆亦湖山秀氣鍾英傑出而奄然與世運澌盡可哀也已天游孝而才傷其抑沒于身後也泣而請余表其墓余與劇談舊事相顧慨嘆

者久之書之皇極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史曰人富而仁義附此世道之常也逮德下衰九嬰並作瓊弁之濟師也寔沈之司祖也鬼神亦有賴焉而況于人乎古之君子修詞立誠不欺存殁是是非非芒寒而柎正所謂陳信而無愧詞者也殺枯竹爐朽骨猶可以告誡末世之鬼神而恭持其聳抑之坊余雖老耄夫安能而避諸故於天游之請而遂爲詮次其槩以表之使之鑱諸墓上歲在壬寅十月而文成于九月十五日不渠舊史虞山東澗遺老錢謙益爲表

敎讀謝君墳表

謝君名恒字行甫長洲人本朱氏從姑姓爲謝讀書識字謹謹爲童子師教授我兒孫愛及孫桂哥桂哥早慧戊戌秋病殤君窮老失所倚哭而神傷踰二十年遂不起庚子九月十一日也年七十有七君爲人遲重拙訥不多言笑晚年誦金剛經臨終忽若有悟屬其壻曰未生前無有我身死後我仍無用釋氏荼毘法歸潔于無勿葬薶以累我口號一偈云今日今時聞道辰世緣已盡佛緣與遺骸不用埋黃土速倩紅雲送太淸女若壻不忍從用俗禮殯葬而以遺言付余予爲之表曰韓退之有言今人適數百里出門

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襆被入直三省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死生大故少別千年使直使萬里外國君能脫然如是過退之所云遠矣世人蔭高華席富厚牀簀淹頓見孫扶繞風刀火箭鬼伯催促求延無力欲去不忍視吾君免園村夫子單丁煢獨布被瓦燈談笑解脫其所得孰多世眼夢夢猶羨彼爲五福而閔此爲五窮不亦悲乎君以死之日爲聞道之辰死生幻化何有于身後之名吾以爲如君之警悟可使世之坦化者聳談空者懼而蠅營蠶縛汩沒五濁之中者亦或寤而少悟也故論次其語伐石而表其

墓墓在虞山之陽君無子以女爲子而女又無子旣葬其女與其夫皆穿穴墓傍他日以次祔焉

贈太孺人趙氏墓表

贈太孺人趙氏吏部左侍郎謚文毅諱用賢之孫敘州府知府趙隆美之子歸於封御史錢裔文湖廣道監察御史錢岱之孫婦湖廣按察使錢時俊之婦也孺人歸於錢生二男子二女子延宅生六齡而孺人歿崇禎戊辰九月一日也年二十有八延宅舉順治壬辰進士自行人擢江南道御史再命封父如其官母贈太孺人出視茶馬報竣請假歸葬卜地於殿橋

之新阡請其舅氏宮允士春具狀而謁余表其墓當
孺人來嬪余侍先大夫人傳姆往來稱其肅而溫婉
而字太夫人喜曰九五房世有婦德小四房新婦又
賢宜有令子九五房者吾錢兩大支之別稱如梁世
湖頭六宅之云叙州與余異姓兄弟夫人何長史女
年家老姊也孺人之歿也叙州告我曰吾女之適錢
也老妻曰吾內事無所助今亡矣指二妹而泣曰汝
姊在汝嫁事不累我我有言亦不患無可告語也先
太夫人聞之而嘆遣媼問慰叙州夫人久而不絕宮
諭之進其妹也余以中外之言徵之而信嗚呼以孺

人之賢無祿即世以歲之不閒殯於郊外孤櫬布帷漆燈晝寒長夜漫漫不見白日三十餘年於此今所產六歲兒嶄然成立繡衣鐵冠持節還里奉翟茀之寵命以大葬其母宗黨婦孺聚觀歎息咸曰幸哉有子孺人不但不死且不亡矣而延宅曰未也必請於文章鉅公謀所以示永久而不沒者有宗老舊史氏在盍先諸余於是不忍以耄老辭而爲之表曰孝哉延宅自羈貫以至入官搤臂嚙指未嘗不念母勤也乘驄攬轡登車有光營魂寤寐未嘗不在荒郊淺土間也古人有言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延宅之報

其母者莫此爲大斯所謂永久而不沒者也昔者王介甫銘吾宗公輔之母而申言之曰吾所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者明天下有識者之不然也太夫人之賢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然則余之所稱宗黨婦孺聚觀歎息者豈非介甫所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者與自今以往延宅立名砥節日進而未已立言之君子歸美於娠賢育德昭母儀於圖頌固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余故竊取介甫之義以爲之表而鑱諸石以竢焉

攷齋有學集卷三十五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六

塔銘

憨山大師曹溪肉身塔院碑

我海印憨山大師以天啓三年癸亥冬十月十二日坐化于曹溪故宗伯宣化蕭公囑韶州守張翼軫建塔院造影堂葬有日矣五年乙丑侍者福善介侍衆緣固請兩粤當道奉迎靈龕窆之廬山五乳峯下少年惑于靑烏家言撤龕出龕如舊浮供南康推官錢啓忠以私淑弟子謀卜善地以妥師靈弗壆食不克葬南海弟子劉起相爲瑞州推官瞻禮悲泣復奉靈龕

歸曹溪江神撝訶風日助順道路斬壑干戈遠屏崇禎十六年癸未之九月也總戎宋紀暨五羊善信議荼毘建塔啟龕雙趺儼然髮爪俱生容顏光潤肢股下垂處皆可捫揣海衆踴躍謂師再生贊嘆號呼不忍舉火議全身供養如能大師故事竺僧屏海南旃檀香塗體尊奉于舊塔院卽大師所卜天峙岡地去南華寶林半里許時則癸未之　月　日距癸亥入滅二十有一年矣先是五乳塔成謙益徇福善之託爲銘南海陳相公子壯鑱石于曹溪而甲申供奉之事未有撰第二碑者歲在庚子謙益旣訪求夢游全

集較雔卒業而畧記最後因緣而論次之曰昔者世尊婆羅樹間灰身滅度分舍利為八分阿難巳下諸祖多用火光三昧入滅　師子比丘遭羅王難恐異端學起故傳袈裟為信此去六傳至于大鑒衣止不傳而留肉身于末後此何故哉衣之所傳者信也衣則器而巳矣有器則有爭爭斯竊竊斯盜斯殺者皆器之為也此宗立大通為六祖又立　寂為七祖兩家之爭端巳肇于此矣時代寖久爭竊滋多佛所訶竊人僭號者必將相挻鋒起天鑒懸絲止衣者所以止器也器止則爭止一花之葉果自成而五宗之

蕺牙不自我作此罽衣不傳之深旨也衣旣止矣無
器則何以表信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將無夸
父謑詬索之而瀰遠乎則莫若示之以肉身肉身不
壞卽金剛身卽那羅延身卽淸淨妙法身天魔無所
得其便外道無所作其孽訞邪惡慧無所熾匿其奸
欺誰得而爭之而竊之而盜之是故佛祖以舍利爲
舍利而大鑒以身爲舍利佛祖以衣爲衣而大鑒以
身爲衣使千百世衆生見之仰之如黑夜之斗極如
復關之符節傳爲信器莫尙于茲不然則此皮囊血
肉煅之灰塲散之尸陀林餵虎豹飼魚雀何所不可

而香泥上之漆葉護之又諄復于楊柳爲官之難何爲也哉自唐先天二年迄崇禎癸未計一千年我憨山大師復以肉身住持曹溪蹔大鑒之後現不壞身而爲說法然後知後五百歲法城頽倒禪販之徒螟蛉之子爲爭爲竊爲盜爲殺者不得以信器爲口實大鑒留衣之旨益信而大師現身說法堅固光明爲大鑒證明于千年之後兩鏡交光不謂之傳信不可也嗚呼法運衰微統要譌濫以僭亂爲譜系以欺誣爲正令受大和鴟梟之所翻謂舉揚應布祇吐血之報轉相誇詡今也戒恩蘇然慈嚴交仰不言而辯不

怒而威居今之世砥椎邪僞折伏妖魔孰有先于此者乎萬曆丁巳　月大師東游過三峯然燈說戒漢月師請坐堂上勘辨學人余與漢師左右侍立諸禪人魚貫而前摳衣胡跪各各呈解大師輒語開示應病與藥皆俛首點胸禮拜而退厥後爭開堂豎拂開化一方今亦多順世去矣宿因不忘法幢如故曹侯溪畔長明燈前豈無有乘願隨侍披衣擊扣如平生者乎此則具天眼者悉知悉見而非人之所能及也緇白四衆善根淳熟有能詣大師塔院頂禮慈容契會先後兩大師分明救世之深心是真皈依是真供

養燕公無礙香不妨隨心到南海矣謙益下劣弟子
慙負記莂不能弘闡吾師微言大道謹采刻龕跡推
廣唐人佛衣銘之緒言以詔告末法乃作銘曰
末中劫濁瀰亂灊午大士全身坐鎮南土屈眴磨衲
重暉盛唐紅爪丹脣欣欣樂康嗟彼開寶淚涌蘄州
那延在定奚感奚詶至人無心能天有意二祖一師
示現碩異曹溪之源湖星宿海橫流滔天一滴未改
大鑒云亡莫紀謚號百有六祀爰塔靈照惟忠惟孝
吾師道原身雲心月長護金輪庚詞新碑鈎引緣起
豐佐吾道以竢柳子

天童密雲禪師悟公塔銘

崇禎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illegible]物多疵厲命國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補陀大士還賫紫衣賜天童悟和尚弘遇齋祓將事請悟和尚陞座說法祝延聖壽還朝具奏上大嘉悅俞其請詔所司議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報恩事命悟爲住持領其事弘遇卿命敦趣以老病固辭踰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國有大故龍馭上賓越十有五年戊戌嗣法弟子道忞具狀年譜申請謙益俾爲塔上之銘嗚呼明先皇帝現身輪轉迴心付囑慇懃黃頭之左道禮白足于耆年智

眼遥矚龍光昭回法音信衣如授佛記誠末希有盛
事也乾坤焚蕩人天雨泣佛日長新祖燈未艾草土
舊臣劫灰餘燼其忍不刿心雕腎假詞空門以導揚
仁皇帝之末命謹拜手稽首捫淚而誌之曰師諱圓
悟號密雲嘉靖戊寅歲生常州宜興蔣氏八歲知念
佛春陽遊嬉輒動世間無常想十五能躬畊以養親
二十六閱檀經歡喜誦習知有向上事負薪入市穉
肩立横街竟日不知有人三十安置妻孥依龍門傳
和尚脫白執爨賃舂負米百里外特以巳事叩傳蹬
目直視雜以訴罵懣悶成病二七日汗下乃蘇服勞

四載始納僧服掩關千日矢明此事傳屢加勘驗終
不許可師亦自諗一似有物昭昭靈靈卒未泯懷如
是六載秋日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
煥然等觀大端說似人不得正大地平沉境界從前
礙膺渙然氷釋與其師往復縱辯箭鋒相觸如紀昌
飛衛之交射幾于輾車直過拽倒繩床矣傳入神京
參侍二載歸而上雙徑禮天台探禹穴海門周公汝
登道東南以宗傳證聖學師與之水乳相契祭酒陶
公望齡司空王公舜鼎交參扣擊師之法道盈于海
東自王公始也傳歸龍池且老撾鼓集衆以衣拂付

師傳入滅心喪三年始徇衆請升堂說法秀眉稚齒
瞪目側耳一聞提唱肅然改容開翔五年百廢具舉
一月告衆者裏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即行
登匡廬過衡岳結夏後應天台通玄寺之請幡然南
歸就樹縛屋誅茅苫床坐夏才三十輩開法者數人
明年移海鹽之金粟師初出龍池與亭下有大井可
飲千人行偉丈夫指曰是師住處金粟固有千人井
師居六年食堂滿指矣已復應閩人黄蘗之請有督
明子杖而扣師師爲開示霍然識道而去明州司李
黄君端伯餐風味道迎主鄮山阿育寺住三月復遷

天童自是一住十二年師六坐道場于金粟天童最久建立恢宏機緣欽集此二地爲最盛始至皆灰場草地斷礎敗甓俛而高層三丈連閣四周金田香界隨地湧出金粟宗風洋溢海宇輪蹄交驪竿牘旁午三韓南詔闐車蕃舶莫不炷香頂禮重譯問訊盛矣哉近古未有也應緣而耻息機投老曳杖人通玄萬衆挽之不可鳥道騰空學人麇至鱗宗翼集蔚爲僧海而師報齡盡矣居六月示微疾晨起按行工築亭午臥榻少選趺坐頻申而逝崇禎十五年壬午七月七日也世壽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

塔天童迎全身窆幼智菴之右隴余觀悉公稱師說法以謂掀翻露布洞示眞源當門踞坐祗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觸著便燒如太阿劒血不濡縷辨眞心行眞行悟眞道說眞實法化眞實衆折旋俯仰咳唾掉臂乃至挑磚運瓦搬土拽石或笑或罵有烹有鍊無是無非眞實法門大矣哉一切衆生中之平等寂滅光明幢也悉公師之嫡子馬駒踏蹴其言可信不誣而余之心服師者有三霜苞利養傳舍殿堂挂壁一瓢隨身兩膝仗緣偶住撩衣便行黃龍心丹稜浩之芳規也余提正令不當人情劈面鉗鎚驀頭生按

不惜買要之顏騂不獲飽參之石趺莫點胸秀鐵面之孤風也牢衛法城堅持智刃唱高皐之御製擯斥滛氛鐫護法之虛詞雖除邪種明教嵩大慧杲之餘勇也後五百年闘爭牢固機鋒激射妨難弘多師以慈心接之以直道御之以正理格之以妙辯摧之消有無于三勝窮玄要于四戰務使其霜降水涸智訖情枯而後已初雖攝折多門終乃鎔融大冶事有激而相濟理有倒而相資非鐵石之鑽磨則火光不發非峽崖之束鬬則水勢不雄天其或者假借砥錐助揚水乳用縱奪爲正印化同異爲導師于人何有于

師何有佛無定法祖有綱宗無取霄向何妨料揀舜
老呵天衣說葛藤雁翠若罵舜老說無事禪各具隻
眼都無死句正川以破壞籬壁所伐稠林何獨以貶
剝諸方為師詢病乎五燈之譜非我作故是則不看
他面非則誤在前箭未識畫裏之龍徒訟夢中之鹿
爭嫡孽則黃帝之兒同年考祖禰則玄元之孫後至
斯則可以聽其吹萬付諸兩行者也師剃度弟子三
百餘人嗣法自大溈如學鄧尉法藏已下十又二人
親承鑪鞴未及付授者又若干人王臣國士參請皈
依者又不勝數偕忞公二通輩結集語錄書問標揭

眼目若江陰黃毓祺介子也師既殁介子裁書介天童上座東屬余爲塔銘遭世變不果作而介子殉義以死又十年矣余爲此文鄭重載筆平心直書誓不敢黨枯仇朽欺誣法門用以副慈公之請且慰介子于九原也銘曰

有大浮屠住浰河東樹大法幢聲光熊熊喨提法印坐天童山如妙巖　死關帝居穆清具天眼通揀別斯人以殿正宗唯師之興耕稼陶漁誓鞭識牛以裂身車銅棺之巔擺脫囚係大地虛空平沉消殞踞曲彔床雷轟電激棒如雨點佛祖辟易棒頭有眼光爍

父其鄉書生早死舅奪母志投城東俗僧出家薙染十年猶爲啞羊僧遊武林聽講于聞谷禪師未竟聽相宗于靈源論師晝則乞食居肆夜則投宿木柀孤篷殘漏風號雪釁束緼篝火一燈如㷮指僵手瘃墨堅筆退燈炧就枕口喃喃如夢囈不休由是貫穿論疏旁搜外典所至白楗椎打論鼓揚搉睥目非復吳下阿蒙矣還吳參蒼師于中峯一見器異命爲維那楞嚴席罷留侍巾缾六年蒼法二師約踐更講大疏寔尸勸請法師至華山命爲監院及其順世講堂建塔院刻續高僧傳覆視遺囑若㩗券契蓋蒼師之傳

云爾當其忍寒餓擊蒙鈍鑽穴敎網摩厲智刃覩古人連雖誦帚死關活埋亦何以異雖其求名未了繫牽一旦報熟命臨正因迸現如豆爆灰如金出鑛心花開敷業種爍盡佛力法力與不可思議熏變之力積劫現行一往發露臨終正定又何疑焉昔生公自誓背經與否捨壽之日得報如是厥後升座已畢衆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始知昔誓之有證也道開深心密誓誠不知其如何顧其捨壽之日示現實相使學人知金剛入腹少分不消毒藥塗鼓千年必發斯其枝拄末法揭正智而續慧命者同巳徹底拈

出矣不謂之有證焉其可乎道開毎出遊余輒痛爲錐劄今銘其塔猶斤斤不少假者良以邪師魔民竊禪埽教旁生倒植正法垂盡舉揚末後一着藥狂難瘯如用一線引須彌是以心俱直不可得而回互也道開名自局世壽五十二僧臘二十九塔在庵右若干步其徒文圭拾遺骨藏焉奉師書來請銘銘曰

師初誓願猛利堅固如沉醉人抖擻得寤隨順應跡處俗流中無明未吐薄醉朦朧般若因深誦習力大如醉迷道電光閃破依生死船望涅槃岸匪教匪乘爲濟爲亂我銘斯塔普告後賢生公片石說法峨然

固如法師塔銘

吳中自蒼汰二師繼賢首宗不絶如綫癸卯九月汰之徒固如法師自寂包山顯慶寺余歎曰又弱一个矣其徒正詣等建塔山中奉遺言具狀請銘按狀師諱通明字固如崑山周氏子年二十四歲出家授具徧叅性相二宗聽華嚴大鈔于華山汰師將傳衣付囑謝不受晩居講席炷香必歸汰師而師之自敘則云初宗賢首繼叅天童辛勤無所得庚辰春聽大鈔忽悟十玄之旨又四年癸未始契三玄三要頓見古人用處作十二頌又作五十三叅頌以相證明嗚

呼我佛塵沙法門包羅華嚴法界至矣盡矣華嚴法界外豈別有三玄三要十玄門三法界已了三玄三要安有未了循師言而求之豈其參訪熟爛終結果于雜華抑亦大事了畢聊披襟爲座主是未可詳也師言數年來禪講老師物故後生不識古人大全是矣余謂禪與講猶射之有二的中其一不必又問一也教力弱不免折而入于禪禪解淺又不免還而依于教此一矢而折兩中也是故知禪而不通講者謂之辟我則好辟焉知講而不通禪者謂之固我則好固焉余之論與師顧異如此惜未及躬與勘辨而窮

竟其所得也狀又稱公潛心唯識至習天台觀教居包山十餘年貝葉棲架凝塵滿床素交禪侶不過三數人寢疾彌留自製遺令唱還鄉曲泊然而逝蓋其徒稱師止此而余之銘師者亦止此銘曰

善財南詢烟水茫茫彌勒樓閣彈指發光何教何禪畫地自畫師之扣擊閱歷諸方十玄三要兩楹彷徨晚坐包山水月道場還鄉一曲離人斷腸塊然石塔說法琅琅三舟一日郎我銘章

華首空隱和尚塔銘

博山無异禪師有法嗣曰華首空隱和尚諱道獨初

名宗寶南海嗟氏子也生三歲母抱登樓覩蜘蛛結網瞪目久之悲喜不勝晚自言四十五年來回憶不加毫末其夙根如此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佛瞻覩輒移午聞老僧言見性成佛遂發深信如釘入木得六祖壇經捧持頂戴禮大士求識字疲困倒地忽覺身騰空中汗透毛孔明燈誦經彷彿認是某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年十四辭母入寺習定樹下胸次忽如劈竹衝口說偈驚動其長老年十六自磨刀就磐石上禮佛剃落縛茅龍歸山單丁十餘年母病渴晨擔山泉走二十里抵城闉如掰掌紋年

二十九尋歿與其弟靈泌履包謁博山一見曰宗寶
望汝來久矣指倒騎牛入佛殿話勘衆下語皆不契
師呈頌曰貪程不覺曉愈求轉愈渺相逢正是渠纔
是猶顛倒蟻子穿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話生機不
落宮商凋山微笑曰大鹿生是夕師登座告衆莫道
博山無人如今也有箇許爲更名登具足戒住九月
而別囑曰汝八月再至不得辜負老僧是年九月博
山示疾始知爲末後付囑也師掩關金輪徙黃巖一
意住山無出世學中宰官請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嶠
然起應慈悲普重機緣實叶而世變大作矣閩人以

隱湖延師復請住西禪海波觸搏弓刀擊戞所至有吉雲擁護甲午歲掃博山塔杖錫還粤豐湖羊城頻受衆請牀座禮足道路布髮津梁稍疲微示痱疾辛丑四月由海幢及芥菴自尅去期七月二十六日端坐而逝世壽六十二坐夏三十有三師有二大弟子曰天然顯公祖心可公可公以弘法羅難坐脫瀋陽之千山師哭之慟曰吾道衰矣踰年師示疾顯公啟請住世師笑曰汝在吾何死于是顯公奉師全身塔于羅浮華首臺西谿之南手次行狀遣侍者今覞間關五千里撰書幣而謁銘于余余惟師上根利智多

生熏習見性成佛四字直是胎藏鉤鎖卽心卽佛守定牢關非心非佛斷爲增語于是全提正令曲指悟門遮表二詮則格量永明法界一心則鏡懸棗栢從此無一言落夾片語過頭如今人執痂符家懷僞契販如來法訶祖師禪藥病相沿狂易莫反標此正印柱彼倒瀾豈非般若之神符金剛之寶劒與師之深心客行世所未悉者二昔者大慧言吾雖方外忠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洪覺範鹿門燈公則曰孝于事師忠于事佛此洞上宗風也師悲智堅密鑪鞴弘廣植菩提之深根茂忠孝之芽蘖節烈文章之

土賴以成就正骨夜㵫命根白蜺碧血長留佛種條
衣應器同飯法王此則其內閼外現隂翊法運者也
古人道眼分明師資鄭重榮名利養畏如霜雹有謂
深心裏钁頭邊撈摸一兩人爲接續者有謂架大屋
養閒漢所居世界莊嚴爲痴漢者師毎道博山語我
過後二十年宗風掃地土地廟裏也上堂了不圖親
見此語畏爲流涕飱風味道英特如雲親承記莂兩
人而已人謂師嚴令孤峭不走博山一線豈知其悲
憫末法如救頭然凜自然之周陛立他家之榜樣有
不勝涕淚悲泣者歟此則重規疊矩謹護法城者也

往余訪憨山大師遺集致書海幢師歡喜贊嘆披衣焚香楗椎以告衆病中見心經箋大師轉生辨重加印可顯公以余沾被法乳亦菰蘆中幅巾弟子也故屬之以銘其何敢辭銘曰

毘嵐風吹壞劫初崑岡火炎扇洪鑪有大比丘建法旗一單坐斷嶺海隅心月普照心雲舒如摩竭龍雨焦枯分身蜿蜒鱗鬣俱矯首蟠尾南北殊大雲如空覆巨廬智雹擊爍醫光闇中央不動常安居頷下自護摩尼珠黃皮裹骨山澤臞緇素崩豫魚貫趨日月耳璫從縈紆刀輪劍葉嗟駱虞樹下三部今迴車觴

林變白只須臾蕭然一揚結雙趺揮手長揖辭寰區
法幢傾摧法將徂葛藤博飯皆屠沽烏空鼠印胡爲
乎卽心卽佛心印孤宿將嚴營持兵符佛祖齊証誰
敢誣魔外竄匿同卽且丹青樓閣煥毘盧法座圍繞
青蓮敷孤峯獨宿我自如隨身兩膝無剩餘龍象蹴踏
蹴看二駒瓣香廻向忍不辜我作銘章三嘆吁博山
家風斯世無塗青鉛墨老泉疎逝挽頹波作世模刹
竿倒却須人扶後五百年期不渝